



阿蕉 绘

独步古今

苍穹元宵节

乔忠延

苍穹过个元宵节多浪漫呀！
浪漫的古人在诗词中记下无数浪漫的元宵节。李商隐写下的热闹场景是：“月色灯山满帝都，香车宝盖隘通衢”。这样的良辰美景，自然不能虚度，欧阳修早已谋划好了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。欧阳修与佳人共赏明月时，辛弃疾却有点失落，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宝马雕车香满路”，那么多笑语盈盈的美貌娇娘来来去去，怎么就不见自己要寻找的心上人呢？真有点失落。可是最美妙的浪漫不是心想事成，而是一波三折终能如愿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辛弃疾写下了最浪漫的浪漫。

看到此你可能会在猜测，嫦娥急慌慌赶回月宫，叫停满头大汗仍在砍伐桂树的吴刚，携着那个善解人意的玉兔，是不是要去观正月十五的花灯呢？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。此时的“嫦娥一号”仍在绕月飞行，没有任何浪漫的可能。不仅不可能浪漫，而且随着元宵节的临近变得忧心忡忡。忧愁在于，2008 年这元宵节竟然和月食碰在了一起。

月食就月食吧，碰见就碰见吧，没啥了不起。你可能会这样想，没有月亮花灯照样五彩缤纷，照样映亮一个个浪漫的面孔。我和我的见地完全相同，自小到大无数次看过花灯，月光仅仅照着熙熙攘攘的人们在路上行走。一人街衢，各种灯，各色灯，交相辉映，月亮即使不消隐也变得可有可无了。月食不月食，有光与无光，无关紧要，“嫦娥一号”有啥可忧，有啥可虑？

“嫦娥一号”的忧虑在于，她的飞行动力来自太阳能。月食发生，太阳隐去，她便无法享受阳光的照射，无法补充飞行需要的能量。当然，科学家不会没有辅助手法，她携带的蓄电池，便是辅助能量。这能量可以让她安全飞越月食这危险时段吗？众所周知，月食是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球中间，月球被地球的阴影所遮掩而产生的一种天文现象。地球有阴影，月球同样也有阴影，如果两个阴影相连一起，或者两个阴影相距过近，都无法及

时充电，无法补充能量。忧就忧在“嫦娥一号”如果在阴影中待的时间过长，如果蓄电池的电能耗尽，马上命悬一线。

小时候有天夜晚，我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完作业正要睡觉。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铜锣铁盆叮叮咣咣的声音，伴随着这声音还有高高低低的呼喊：“快救月亮，天狗吃月亮了！”我还在犯愣，奶奶将铜盆递过来，我懵懵懂懂胡乱敲打，胡乱跟着叫喊：“快救月亮，天狗吃月亮了！”喊闹一阵，奶奶才告诉我，天上有只恶狗，趁人不备偷吃月亮，如果不把它赶走，让它吃完，头上就没月亮了。没有月亮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每逢八月十五圆月高挂，我们都会在院子里，将月饼、苹果和桃子摆在供桌上，焚香叩头，嘴里还要念念有词：“月亮爷（爷读牙），保护娃。娃大了，好献爷。”这月亮要是被天狗偷吃掉，谁保护我们这些孩童长大？想想，还真害怕。所幸，我们一顿乱敲乱喊，天狗吓跑了，月亮得救了，重又光照大地，保护着我们成长。无知产生愚昧，愚昧导致荒唐，荒唐还不知道自己荒唐，荒唐愈加荒唐。那天月食过去，月亮复原，我还以为真是荒唐地敲打吓跑了天狗。所幸，荒唐早已成为过去，如今再没有人用荒唐的手段应对月食了。

那“嫦娥一号”如何摆脱月食造成的阴影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这便派生出个成语：未雨绸缪。未雨绸缪的科学家预判出阴影将会禁锢“嫦娥一号”4 个小时，摆脱禁锢虽然不是遥遥无期，可这不是一个安全的数字，一旦蓄电池耗完能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真为“嫦娥一号”庆幸，庆幸科学家把在阴影中禁锢的时间由 4 个小时缩短了一半。这是一个毫无风险的数字，她可以无忧无虑地遨游。办法是实施轨道控制，让发动机工作了 1 分多钟，将卫星轨道抬高了近 2000 米。而且，提前 23 天就已实施，真正是未雨绸缪。

2008 年 2 月 21 日，月食紧随元宵节来临，“嫦娥一号”泰然翱翔，相伴月亮欣喜地俯瞰神州大地“千里共婵娟”的美景！

喜欢看奶奶在阳光下梳头，一把老式的木制梳子，在岁月的研磨中，失去了棱角，变得光滑，就像艰辛的生活在反复的磨难中习惯如常。听奶奶讲，从她出嫁后就再也没有剪过头发，她用陪嫁的木梳一直梳着头，从春梳到夏，从秋梳到冬。一头乌黑的秀发终于梳到白发满头，也把稠如针眼的日子梳理到平静无忧。

从年轻时起，她总是喜欢把头发束起来，盘成一个圆圆的发髻，头发多的时候，发髻充实饱满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，明艳了青春，鲜活了生命。

头发越来越长，长得像日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天天地过去，悄无声息；头发也越梳越少，少的是记忆，有时候会被风吹走，有时候也

生活记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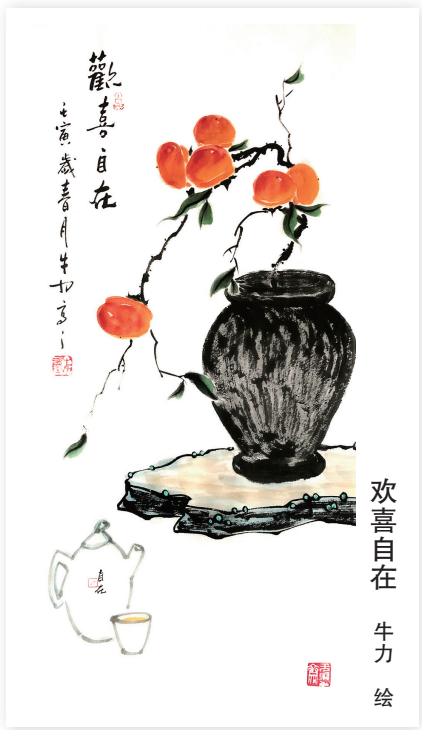
梳齿间的细光阴

马群凤

会散落一地。终于，到了奶奶把所有的头发都束起来，已经不能撑起一个发髻的时候，她才怅然若失地停下来，一遍又一遍抚摸着那把陪她历经风雨的梳子，也许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忆起漫长岁月的点滴，重温梳齿间流过的时光。

这时候，奶奶会在阳光下坐上很长一段时间，仿佛在梳理青丝变白发的隐忍和坚强，然后，她把掉在地上、落在身上的头发一根根地捡起来，手指轻绕，再把它慢慢地拢成一团，放到发髻里面，就像重拾旧时的细光阴，充实了发髻的体面，也收藏了记忆的时光。

直到奶奶去世前，她一直坚持自己梳头，用那把陪嫁的木梳。



灯下絮语

看雪落下来

任崇喜

在冬天，邂逅一场雪，是幸福的。
雪，轻盈的雪，洁白的雪，在季节的转弯处，在光阴的刻度处，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从向北的窗，我看见了雪，期盼已久的雪，不期而遇的雪，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落下来，落下来。纷纷扬扬的雪，从静寂的暮色里落下来，从楼宇的顶端落下来，逆着树枝的方向落下来。

茫茫无际，一眼望不穿。那些个体的身影，是六花还是六出？是琼花还是仙藻？是玉鸾还是玉蝶？是玉屑还是银粟？是寒酥还是青盐？雪们绵延着，跳跃着，有自由的洒脱。

落下来，落下来。我的眼前纷乱，只有雪花飞舞的姿态；我的眼睛迷离，远处的灯盏，微弱的光亮，摇曳着枇杷的清香。

那如灯盏的花朵，开在冬深处花儿，在洁白的雪花到来之前，点燃一个季节的温暖。

这一刻，辽远和阔达的洁白，覆盖大地、道路，覆盖原野、村庄，覆盖我们的未竟之梦……让人遐想岁月的沟壑，让人惦念时间的篝火。

在北方，落去叶子累赘的树们，叙述一个季节的留白。冬夜的景，淡而清冷，有雪来，格调也雅致起来。寒夜客来茶当酒，天晚欲雪邀客饮，雪夜访戴兴尽归……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”，那梅花，焉知不是窗外雪呢？

落下来，落下来。落下的雪，覆盖鸟声，覆盖虫鸣，生长着的，是隐匿许久的风声，是草们的自述，在冬天的寒冷里，诉说花开的往事。

雪霁后，天空幽蓝，纤云无染，微弱的光照射下来，暖着屋檐的冰凌，还有枝头的积雪，滴滴答答，落下的，是凝结的心事，含有旧尘的土。

雪消冰融，变了人间。翻过一场雪，后面就是春天。时空的转换，就那么简单。

从一个季节，到另一个季节，也那么简单。

能够造成隔阂的，只是身临其境的迷乱。

历史

引言
夏墟的迷思

夏，就是中国前的中国；夏人，就是华夏族的中国人；夏墟，就是夏朝灭亡后的旧地，也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。春秋之前，但凡说起“夏墟”或“大夏”，指的便是晋南；而论起夏王朝的第一个都城，便是禹都安邑。

然而，自从清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首次提出“大禹治水”的传说不可信，“尧、舜、禹”三王的历史不可靠；20 世纪 20 年代，胡适、钱玄同和顾颉刚推动的古史辨运动以来，特别是顾颉刚提出石破天惊的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”科学的新史论之后，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旧史学传统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；而支撑其论证的“大禹神性说”，又遭

受了广泛的质疑。

既然三皇五帝是传说，是神话，那么这些神话和传说又是怎么变成古史的？1935 年 10 月，顾颉刚在接受北平《世界日报》记者贺逸文访谈时，讲得很清楚：

三皇五帝的名词，是大家所熟习，但是正因为大家熟习而不问其究竟的缘故，这种偶像就继续维持下去，直到现在才有人提出研究。三皇是战国末的时势造成的，到秦朝方见于政府的文告，到汉朝而成为国家宗教。他们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人物，自初有此说起，直到纬书（汉代经学家引用方术并编造的思想学说辑录），并未改变。后来王莽们将三皇（和三皇之书三坟）载于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，他们的名称便确

■ 作家出版社

1

苏
华
著



《大夏禹都》

立了。普通所传说的三皇，系指伏羲、神农和黄帝；但这是很后的分配法，当初乃是天皇、地皇和泰皇。至“皇”字，好像是帝和王的异称，或者高出帝和王的阶位……本来人中最贵的是后，神中最贵的也是后，所以在三代最先的一代夏，就是称人王作后的；对神称“后帝”“后土”“后稷”。

连载

■ 山西经济出版社

66

王
宏
伟
编
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穷苦人才真正推翻压在自己头顶的“三座大山”，翻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。因此，我把党比做母亲是理所应当的。

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是由姚筱舟（笔名崔萍）于 1958 年春天创作的。姚筱舟回忆道，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写得比较“顺手”，只是第二段“鞭子”这个词，捉摸了较长时

间。歌词初稿是“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……推倒大山做主人。”但总觉得不够理想、不够艺术，一时又难于找到更恰当的词句。苦思冥想中随手翻到一本“小人书”，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长工。忽然觉得用“鞭子”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“三座大山”更形象化、更艺术化，于是，提笔改成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……夺过鞭子揍敌人！”诗中把党比作“母亲”，并非自己的创作，而是矿工们的比喻。

时值 1963 年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号召，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了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学习的热潮。在这场学习热潮中，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《雷锋

日记》中读到了雷锋摘抄，期间读到姚筱舟创作的这首感人的小诗，当即为之谱了曲，并作了故事片《雷锋》的插曲。后经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演唱，迅速红遍全国，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，百听不厌。

1933 年 3 月，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。16 岁时投笔从戎，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“军政大学第五分校”，毕业后分配到某师政治部。1951 年冬，又随部队高唱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，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后转业调入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做了采矿工。在矿山，他与煤矿工人共同生活劳动，与煤矿工人共欢乐。他曾经说：煤矿工人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。